



黑珊瑚

张洪波

黑珊瑚

张洪波 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新街胡同77号)

石家庄塔冢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印张 2插页 46千字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河北第1次印刷

印数：1——3000册

统一书号：10355·266 定价：1.20元

目 录

火，燃烧着春天的风和雨.....	1
石烛.....	4
汗八月.....	7
置冤.....	9
埋丘.....	12
砂化木.....	15
我们是蜀地古钻工们的后裔.....	17
再明亮些，我们这块土地.....	23
钻进！冲破一切顽固的结构.....	27
阳春，剑一样的穿透力.....	30
黄河边，耸起一片钢铁森林.....	33
春天，我们在原野演出.....	36
他以军人的身份出现在钻台上.....	39
油田，青春的交响诗.....	42
黑色的海在夏夜里醒来.....	45

目录

我们的钻井队	48
荒原的宠儿们	51
夜班，顶着雪	54
夜班钻工	56
这里不是荒原	59
赛汉塔拉	64
男性荒原	67
一个架工的故事	70
黑土地上的爱情	73
元旦的早晨	76
给一位采油女工	78
给那些钻工们	80
九月九日在沙漠里	82
怀揣往事的玉门母亲	83
水，亮晶晶的水	85
采油夜	87
珍珠霜味的早晨	89
油田夜拾	91

火，燃烧着春天的风和雨

大约距今两千多年前，高奴（今延安二带）洧水（延河的一条支流）的水面上有一种能燃烧的东西，这便是古人们最早认识的石油——肥水。

骤风暴雨扑天盖地
雷电敲打着岩石
石缝里撞击出
岁月储蓄的易激动的火花
引燃了 黑色灵魂
风吹不灭雨打不灭地燃烧

哦 大片大片地汹涌而来
如凝膏似肉汁象佛饼的神秘正燃烧着
美美永永的水上之肥呀
被延水举着

澎湃澎湃向黄河奔去

流动的火 耀亮了黄土地

有女儿在岸边翩翩起舞

并从水中捞取火种

烧裂龟甲和兽骨

占卜

之后

手持春兰走向那男子

忘记了风雨如晦

这个春天

发现了神奇之火

人心滚烫又明朗

男人女人都有了劲头

尽管有风有雨。

但这毕竟是一个噗噗歌唱的

热烈的春天

春天啊

燃烧了风和雨

肥水向东

火，燃烧着春天的风和雨

涣涣兮
洋洋兮

1986年5月介夫村



石 烛

九百年前有一颗无力与黄昏抗争的落日沉沉西去在边声
中……

横笛悲凉凉吹出一轮孤月
风折皱了古老的高原
如玩着一件破碎的黄衫

夜在这土地上常来常往
江山忽明忽暗
那么多的人呵手抓黄土
期待长远的光明

哦 点燃石烛吧
那烟火虽熏黑了帐幕
却毕竟带来了一柱流泪的晨辉

塞下秋来之夜
范仲淹咽下一口浊酒
还在叹衡阳归雁吗
陆放翁独坐军帐
面对闪闪石烛
又在苦苦思想着哪一阙词章

石烛真亮
穿梭在母亲的针线活中
难眠的母亲
第一次在烛光下细细地打量
睡梦中的女儿
她要给女儿备上几支石烛
好伴她去远嫁去在长夜里思念爹娘

那个头脑一刻也不安分的沈括
此刻也在石烛下的案前
笔蘸着延川石液
大概正在给王安石写信

人们呵在石烛的光亮里
踉跄着思想

石烛

石烛

在燃尽自己坚硬的生命完成了一个预言之后
悄悄地飘散在黄土高原上了
飘散成任劳任怨的西北汉子
九百年后
石烛精神仍没有蜕掉
一代又一代地遗传于中国百姓

1986年6月1日介夫村

* 宋代的陕北人用含蜡量极高的固态石油制作蜡烛，为了与动、植物油制作的蜡烛区别，故取名为“石烛”。

汗八月

延长县南迎河有凿石油一井，其油可燃……

——《元一统志》

实在无法忍受
为等待一次发掘
土地已无法在一阵阵疼痛中沉默……

七百年前一个滚烫的八月
无论土地怎样变化
都无法更改这一主题了
——开凿

灼灼烈日发疯地扑过来
塞满了这些陕北汉子的胸怀
大地被震颤了

汗八月

被这些不甘心失望的汉子震颤了
大地在艰难的磨砺中体会着
人的本领

宽大的井身里
井底不是泥土
是黄肤色的脊背
为挖掘而不断屈伸着的脊背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采油区
八月 汗水叠涌
腌制着这些无畏的黄色脊梁
腌制出一伙刚性年龄
腌制出第一代采油人的雄强
腌制出中国石油发展史的第一乐章

八月 可记载的八月
因为有会说话的热汗
打动了土地的心
无穷的宝藏惆悵而出

置 兮

二百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在四川自流井气田上创造了一套
钻采、集输等工艺技术——

男子汉身无寸缕在日炙中喊起了劳动号子
犍牛尾打着虻虫在土地上捣响了厚蹄

木车的轮子不分白昼地轰轰隆隆

榔声 放漕声 流涧声 汤沸声

铲锅哟 破蔑哟 打铁哟 锯木哟
群器贯耳

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壮景

哦 大巴山下

中国古老的气田集输工程
开工

太阳是石头制造的吗

置笕

为什么这样沉重地
压在肩上的高驮架
压着挂在峭岩绝壁上的心

山路遥遥
石板片片
可以英雄壮烈一回
无碑无文的

一万多个汉子
扛来了滴血的斑竹
扛来了流汗的楠竹
生命早已纵横交错
还管什么役之若畜
置笕呀
传递力量
输送火种

那么
用公母笋接逗吧
用细麻油灰缠缚吧
置此山到彼山的冒水笕
置此岸到彼岸的渡火笕
置盘天如虹的笕

置穿地似龙的笕
看人
是怎样遮住天的
是怎样串连地的

每一个竹节都在响
很象骨头嗑着骨头
那么坚硬
他们怎么能想到
痛苦的创造
会是后来人的骄傲

1986年5月介夫村

* 我国古代人民把竹子制成管线称之为“笕”或“梲”
并用其输送卤水和天然气。

1986年5月介夫村

埋 丘 *

多少回多少回的侵蚀
你红色砂岩制作的脊背
没有坍塌
致密褶皱之下
欲燃欲涌欲流的情绪
没有沉默
沉积物世纪之掩埋
压迫得你一次又一次地隆起
哦 海相第三系 玄武岩 古潜山
怀抱圣火 小憩
两千万年

有谁听见过山的哭声
有谁看见过
坚硬的岩石流动的泪

有谁晓得
被圈闭起来与世隔绝的味道
有谁理解
鼓起胸脯等待叩问的心情

历史一层又一层地
将欲望覆盖
但你是不会因此而瑟缩的
那历尽磨难的身躯呵

真正的山
无法随意葬之
曾有过无限遐想的凹陷
也没能使你消逝

……若干年后
当我在荒原上
用震源车触摸到你的脉搏的时候
当我排好我的钻杆
听到了你汹涌的呼吸的时候
我真不知道
该怎样和你一起
面对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世界
欢呼雀跃千遍万遍